

新大陸

65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01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一年八月第六十五期

●南京十人詩專輯

目錄

No.65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非 馬	編鐘／續〈長恨歌〉	2
秀 陶	話說觀音竹	3
尹 玲	Tilleul	4
野 鬼	火災	4
臧 棣	簽名	5
向 明	悲猥篇	5
秦 松	端陽詩思 三章	6
黃伯飛	從助聽器說起	7
黃奇峰	髮／火山爆發	7
紀 弦	在巴士上	8
伊 農	舊的美人掛曆／魚尾紋／日曆	8
遠 方	五月的夢／走私	9
嶺南人	愛的容顏	9
李雲楓	夢／燒木	10
楊 平	藍色筆記簿	11
海 上	第二年的雨也是水	17
魯 鳴	身不由己	18
鄭 波	無題	18
冬 夢	觀雨／根始終植於故鄉土地上	19
劉自立	熊	19
雪 陽	靈魂的談論	20
張熾恆	發現	20
陳銘華	詩的味道／紙船／山	21
孟芳竹	月的百合	21
安 安	憤怒的玫瑰	22
張偉明	爬行物	22
伊 沙	太空步／上菜語言	23
塞 遙	時空／讀雨	23
達 達	春天	24
夜 林	用力的結果／春天來了	25
周濤平	永遠的漂泊者	25
沈 方	放棄的力量／發現	26
秋 夢	霸王樹	26
榮惠倫	風笛笛郎系列 二首	27
余問耕	給冬夢	27
杜風人	冬夜的夢……／巴米揚大佛……	28
懷玉子	朝聞道，夕死可矣	28
黃河浪	巴黎光影	29
揚 子	翡冷翠	30
南京十人詩專輯		
馬鈴薯兄弟	壽衣店／南京的光芒／ 一個貞潔的女人	12
韓 東	一個吸煙的姿勢	12
吳晨駿	鴿子／我佛	13
黃 梵	飛鳥／齊雲山間／離鄉	13
魯 羊	身體百頁窗／巢中之鳥……	14
杜馬蘭	信仰／圓滿／記一次來訪	14
劉立桿	五月記事	15
朱慶和	下雪那天，我們幹了些什麼／中午	15
李 橋	寢室素描／就這樣到了春天／靜物	15
中 指	陽光下的虛無／媽媽的小腳	16
譯詩		
Jianqing Zheng	意象派詩作選譯	31
張索時、劉耀中	法國詩人魏倫詩選譯	35
評介		
劉耀中	藍波與魏倫	37
紀 弦	關於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	40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面畫作	紅瓦屋逍遙遊之二◎羅青	

■非馬

編 鐘

他們把
竹林裡的風聲
小橋下的流水
溫存親切的笑語
孩童的嬉戲
陽光裡月光下的牛鳴犬吠
鳥叫雞啼與蟲吟
還有天邊悠悠傳來的
一兩聲山磬
統統封入
這時代密藏器
然後深埋地底
讓千百年後的耳朵
有機會聽聽

一個寧謐安祥的世界

附注：時代密藏器(Time Capsule)為一種內存代表當前文化的器物、文獻等，密封埋藏，供後世瞭解當代情況之用。

續〈長恨歌〉

這麼悅耳的金幣
我不花
誰花

這麼炫目的寶石
我不戴
誰戴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這麼精美的鞋子
我不穿
誰穿

這麼愚昧好玩的世界
我不笑
誰笑

附注：因在後宮囤鞋三千雙而在鞋史上留下臭名的菲律賓前總統夫人伊美達，最近又不甘寂寞，以促進旅遊業及製鞋業為名，在馬尼拉開設了一個鞋類博物館，展出她自己穿過或未穿過，以及一些政客、電影明星們穿過的鞋子。她說她當年買那麼多鞋，乃為了支持當地的製鞋業，云云。這使我不禁想起當年我為菲律賓的光腳們鳴不平而寫的〈長恨歌〉來：／讓千千萬萬／土裡土氣的種田腳／龜裂膿瘡的拾荒腳／疲累絕望的流浪腳／去哇哇大唱／他們的長恨歌／／後宮佳麗三千雙／三千雙既佳且麗的鞋子／只寵愛一雙／伊美達的／腳／。

■ 秀陶

話說觀音竹

妻用它來上供，稱它作觀音竹已經有好幾年了。前些天在報上又讀到有人稱它作富貴竹，竹自是竹，然而觀音同富貴總覺得有點風馬牛。無奈這竹是早就屈打成招不予置辯了。至於我，雖說一向也愛窮根究底的，這次居然沒去追查這竹的學名，所屬的科、目、習性、病蟲害等等。自買回它之後，可說是被它這一蓬亮綠鎮住了而未皇他顧

我說一蓬，因為它是由小販把十九枝短竹扎成一高一低內外兩圈而成的。初買回時，每枝短竹的外側各萌出一至四片不等的嫩芽，總共也不過四、五十片吧。四個月後的今天，我逐枝地又計算了一遍，共是茂茂然的大小不一的二百零六片。我對於這竹的全部知識僅止於小販交代的幾句話：什麼也別放，只要時時添水至鉢沿，放在有光的地方，它自會長……。果然葉子自五十長到二百零六了。至於每枝是否長高了，長粗了，我竟然沒有記錄。想來既然是生長總不會愈長愈小吧

它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綠。這綠是流動的而非靜止的。它綠得似乎除綠而外還有一肚子話要說。綠得令你在寒冷的日子覺得溫煦；在燠熱的當兒又令你感到清涼。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找綠色的典範；要建立綠色的標準，當他看到這竹之後，一定會大喜地昭告全世界說：哪，這才是綠，田野原本綠得太過遲疑，江水有時綠得太有城府，少年人綠得總是帶幾分猖狂，只有這小竹子，這才是道道地地的，規規矩矩的，貨真價實的……

現在，它就在我的案頭，距我一臂之遙。我這樣地稱讚它，它一聲不響

有時我們對視，有時我們交談。看它時我儘量地只從一個固定的角度，為的是較易記取它每一支的朝向，每一葉的形態，伸張的弧度，以及整一蓬的輪廓。凝視得夠久時，一閉眼便能看到它在我的視幕上，蝕刻一樣地清晰、明亮。它望我時，或許由於人類的外侵天性以及無所不摧的破壞力的緣故吧。它臉上總難去掉那種靜物特有的，對於人類難以信任的那種疑慮。也難怪它，我這隻大手一伸，它怎能確知我是要維護還是要摧毀呢

當我們交談時，一向地總是它的話少我的話多。一日當我們談到對於這個世界的需索時，它竟然以它森森然的眼逼視我，然後像里爾克一樣地大吼一聲：詩人，你哀求得太多。*

人說一切的物種都想保持各自的原貌，石頭永遠要作石頭，老虎永遠要當老虎。但是，要是我能選擇的話，我寧願作這個什麼也不要僅要點清水及陽光的小竹子

*見R. M. Rilke《圖象之書》中〈乞兒之歌〉第十行：Die Dichter schreien um mehr。直譯，詩人哀求更多。

■尹玲

Tilleul

我就是這樣高高的喬木
二十五至三十公尺的帥拔俊俏
結實的樹幹是我自幼用心建立的基礎
茂密的枝葉是我多年辛勤奮鬥的成果
我每年固定綻放的花朵
錦亮白雲般地燦耀枝頭
清幽的芳香常令路人佇足
墜入抒解世間煩惱的忘憂

x x x

多少怡人的公園裡
無數繁靡的大道上
我如蓋的濃蔭

為人們遮擋過驕的陽光
我如畫的身影

為大家細繪舒心的靜坊
晴空下悅目的伸展豐姿

是我天生的自然神韻
風雨中堅毅的抗禦決心

則是養成的自我尊嚴

x x x

而我若蝶的白花
在微風中旋揚裙裾
待得真正成熟時

輕柔飄進你精緻的瓷杯
乾純的瓣兒只等你深情的眸

與沸騰的淨水齊齊注入

即於瞬間化為絕美的芬郁
盎然在你久候的唇舌之間

讓躁鬱的你神魂安定
遨翔於你我詩意的午後

或者與你完全融合

漾漾在夜深醉人的似幻夢鄉

■野鬼

火 災

——To Hong

哪家有女初長成？

我記不清
在夢裡
曾經
曾經多少次
擁你 擁你
入懷呀

在紅塵中
我卻連你的手

(或者紅唇)

都不曾

(或者不敢)

碰一下

我怕

我錯誤的風向

會引發一場

超現實的火災——

縱然

全世界的消防車

呼嘯著趕來

也無法

撲救

一江春水向西流……

2001年寄自重慶

■ 臧棣

簽名

半山腰的涼亭緊挨著
已露出狐狸尾巴的結局。
踩著陰影的鞋帶，
風吹向思想的洞穴；
裡面，幽暗龍飛似地
收集一些鳳舞般的簽名。

幾乎沒有人注意
茅草的小裁紙刀
正唰唰地裁著宇宙的毛邊。
來信中，你克制著，
就彷彿一不留神你會說出
你的寵物是一顆星星。

幾只鳥推薦著天空
和神秘的浮力。
引擎以鏡子為榜樣。
記憶中的歌聲使雲
看上去像一個落雪的碼頭。
停泊勾畫了停頓。

某種關注使我在秋天
想到夏天的事情：它發生過，
但它還應再發生一次。
這是節奏問題，但就好像
死亡也可能被錯過。
是的，換個角度就能禮貌地辭退。

為什麼反而是我自己的肉體
看起來像一個我正打算
再次光顧的小木屋呢？

■ 向明

悲猥篇

約翰藍儂呵
都是你的聲音太磁性了
妒得夜鶯都不敢隨便歌唱
還有，好端端從不礙事的
阿富汗佛陀塑像也一樣

都是你們表現得太正典
至美絕對不容於當世的浮奢
結果一點也不意外
先後都斃於
一群不務正業的槍彈

* 約翰藍儂乃披頭四樂團最傑出成員，久被尊為流行樂界最傑出作曲家。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被崇拜他的樂迷所槍殺。阿富汗的巴米揚佛像則於今年三月被視為異教象徵所轟毀。一為音樂，一為藝術，均為寶貴的文化資產。

林中，寂靜厚得像一層皮。
為什麼會有這警覺，
不恰當，不合適，卻吸引人。

或者，如你看到的：
難以解釋的事情上
正蓋著一封激烈如花被似的信。
如同節日裡還有一個插曲：
被旗幟裹住的人
說她確曾夢想過那樣的事情。

2000. 9. 北京

■秦松

端陽詩思 三章

鄉愁鄉仇

鄉愁鄉仇之鄉念祖念宗之念
沉沉浮浮一條憂傷的長河
一如長不大的中國孩子與
老人們 念念復愁愁
離騷九歌 天問問天
天空何以不是鄉愁？
星球何以不是故鄉？

眾多漂浮的星球一如吾人流放
之鄉 故鄉異鄉他鄉外鄉等等
之月色星光煙塵夢土自去來

落葉如流火今根焚土外
破出石頭的廣寒宮
行者悟空的故鄉
在西天在東海？
在印加在中華？

老來的浪子自由自在
一如行者悟空的天空
葉落如星 星落月出
遊出天空的外天空
苦艾與劍蒲 天狼與射手
愁兮愁兮 鄉關何鄉仇？

2001年六月十日在紐約

詩人與女詩人

作為一個陽剛的詩人
吾喜愛女性主義的女性
一如吾母的母親們

一如吾女的女兒們
一如吾情人的情人們
一如吾寫詩的女詩人們
她寫她們溫婉敦厚的詩

一如吾母的母親們
已回到天使的國度
一如吾女的女兒們
正芬芳在甜蜜的夢中
一如吾情人的情人們
恆在吾之不死的心上
一如吾寫詩的女詩人們
亦或在詩思端陽一如吾

詩曰：

凡是女性都是天生的
女性主義者
凡是陽剛的詩人都必然
為女性主義搖旗吶喊而
歡呼：
女性主義萬歲
詩與詩人萬歲

然則 吾必也熱愛神似女神的
女人們
自在於美與愛的漩渦
永不枯竭 永不寂滅 永不
哀愁

2001年六月十二日在紐約

附註： 陽剛可以“憐香惜玉”
作詮釋。 女性主義可以“最溫柔
的女強人”作註解。 當然，這都
是我個人的執著與主觀之見，說是
我的偏見也無妨。

六月十三日補附註

端陽詩思

1.

屈原汨羅江畔散髮浪吟
淵明南山五柳黃菊浮大白
太白醉舟逐月隨流去耳
杜子春望哭朱門
陸游東西南望北望
江風茅舍壺酒空如也
端午龍舟龍骨鼓浪來兮
2.
屈平江上問蒼天無應
離騷滿腹投身而下
一探水神冷暖從此不歸
山靈默默鑼鼓喧天欲裂
江流悠悠楚澤九歌浪激天傷
杜子秋風哭今白也詩無敵
茅屋龍骨草堂石壁風流
狂歌痛飲劍剖憂患之無由
劈開閒雲野鶴陶潛桃源之野
五柳南山進出赤壁東坡前後
依然把酒問青天 水調歌頭
高處不勝寒一如江底乎？
3.
大江東去 人潮西渡
先秦子學魏晉遺風隱逸
華漢龍騰大洋九州三岸愁仇
浪平風尤未息 酒待加溫
山靈水鬼鼎湖騰騰不周之山默默
舟子曰不見山也不見靈
不山不水揮以彩石點燃苦艾
劍蒲除妖伐魔金山法海之流
斷橋斜塔驟雨流雲之戀
雨傘陽傘是樂器亦或是利器
無論如何留下傷痛的愛之物證
解散門神放逐武裝凶剎
以樂器敲打地轉天旋之色變
無須九歌問天離騷傷懷
當鑼鼓喧天簧鐘大呂端陽日舞
立起歡騰的水聲浩浩蕩蕩

■黃伯飛

從助聽器說起

要把助聽器長在長朵上
這已經一年多了。
最近 發現它和口腔
開始建立和諧的關係。
口腔發出聲音已經不再
因它的介入和壓擠
而變成一陣陣扭曲
變調的怪聲怪氣。
我又能開始說話了。

這是一件大事
自出娘胎以來
眼睛管張望
鼻子管呼吸
嘴巴管吃
還要知道表達情意
和別人通個消息
這些事都不簡單
這怎麼可以，這八十多年來
我一直用下來就用它個沒完？
該補的補了，該修理的修理了，
該調整的調整了。

該換的——像頭腦什麼的
也都換了？

這還在考慮。

至於沒換的 是顆心。
因為 唯有它
纔能讓我發出絲毫不變，
古人所謂“赤子之心”的聲音！

■黃奇峰

髮

用髒兮兮的小手
撥撥刺蝟般的髮
依然是人見人愛的
少年郎

用髮蠟將它定格和染色
高高在人叢之上
捕捉奇異的眼光

忽然邊際長出一根白芒
切切地，拔掉早臨的
憂慮中年

還不夠一支煙的時間
就滿頭雪花了
日短的陽光
也步上門檻了

火山爆發

受不住踐踏傷害
幾億年的積怨憤怒
終於找到了炮口
發射

火舌捲上九重天
灰燼封鎖山頭
肇禍者早已逃逸
地球在
消氣

2001年洛杉磯

■紀弦

在巴士上

女人，女人，女人……

整個巴士上坐著的

全是女人；而只有司機和我

兩個不是。

咦！怎麼搞的？——

那些男人都到那裡去了？

曰：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死了一大批；

第二次世界大戰又造成了更多的寡婦；

接著，馬上就要爆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想當然，就連我和他也要成為國殤。

而從此以後，

在這個地球上，

就沒有男人了。

是的，是的，那多好玩，多有趣，

撒旦說：第四次世界大戰，

我等著要看的好戲，

不就是女人殺女人了嗎？哈哈！

2001年七月於聖馬刁

時間的枝頭上

一瓣瓣如花的日子

輕輕落在

季節的河面上

緩緩

漂走

魚尾紋

泥沙俱下

生命的魚

游過歲月之河

遍體

傷痕

日曆

嫩綠、深綠、金黃、枯黃

有四种顏色

三百六十五枚

每一枚都有不同的溫度

隨著四季的輪回

不停地剝落

不停地生長

時間

——這不死鳥

身上的羽毛

2000年寄自寧夏

■伊農

舊的美人掛曆

■遠方

五月的夢

其實我也不甚了然
五月的夢
到底有什麼不同
況且
即將被逐出
中年客棧的我
就等聽完
這最後的
一支生日快樂歌
反正玫瑰花
早就沒人送了
反正浪漫綺想
也早被
猙獰的現實
批判得慘不忍睹
五月的夢
五月的
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實在惶恐
要不問問
火辣辣的原野
問問祇管瘋長的日子
問問耐心等待分娩的
乳房

走私

你信不信
市場上
有比毒品槍械
比文物古董
更狠毒更迷人更發利市
因此也更讓人瘋狂
更讓人欲罷不能的
另類買賣
你俯耳過來——
秒針正迷失於
今明之際世紀之交
感情卻有偉哥蠱惑
有蜂蝶接引
我選擇
並外遇了前者
而對後者
雖時有大膽巧妙的想像
到底少幾分自信

■嶺南人

瘦的容顏

老花的眼睛
坐看愛的容顏
一如寒夜燈下
一隻影，一生相隨
默默相守相對

婚前
月下喁喁
似陳年相簿
封存在記憶的箱底
初婚
燈下喋喋
似泡了又泡的一壺茶
祇存淡淡的色，淡淡的香
生男育女的歲月
共撐一把雨傘
走過風雨的身影
早隱入蒼茫
蹣跚踉蹌，恩愛老去
你是我的手杖
我是你的手杖
你扶著我
我扶著你
走過陡峭的下山路
似有一些話想說
又似沒有想說的話
有話讓眼睛去說
一道關注的眼神
心領神會
兩顆心，如影隨形
默然，相隨相守相對

■李雲楓

夢

有一片樹林

.....

有一片樹林

.....

父親叫你八點鐘回家

.....

有一片樹林

可以在眼瞼後面長七十年

一片黑色的

樹林

.....

你有菸嗎

他叫李雲楓

你是誰

.....

走三天

你才可以回家

才可以找到可以喝的水

可以找到那個穿黑衣服的人

帶著你在一片樹林裡消失

那個人

穿黑衣服的那個人

.....

明天有雨，你帶傘了嗎？

有人在叫我

不用理他！

.....

那個人有一塊水晶

可以让你居住

可以

只要父親同意

你就可以走入那透明的水中

在黑色的樹林所包圍著的

一片明亮的陽光

.....

喂，我們逃得掉嗎？

你拉我一把，我走不動了

那個人不是我殺的

刀是你的，誰在你後面

.....

有一片樹林

一片黑色的

樹林

有個人陰影中躲藏著

有一個人

就是一片禁區

你不要走得太遠

.....

你不用買這麼多白菜

火車站有水果

大魚缸裡裝著的

巨大的蘋果

留下你的白菜

一片

黑色的樹林

火車晚點了

你不要在鐵軌中間站著

一片

黑色的

樹林

一片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黑色的樹林

樹林在長高

穿過樓房

樹林在你周圍

慢慢開始旋轉

.....

喂，你別走

你能叫醒我嗎

.....

坐五站地鐵你才可以回家

回到床上，被子中

被那一片黑色的樹林吞沒

.....

99.7.26 北京

燒 木

在汽車裡燒木頭，沒有煙

有人開門上車，有人下車

有的座位空著

木頭蜷縮著身體

上帝在玻璃外面向裡張望 面孔蒼白

有人開門下車，有人上車

汽車從床頭開到床尾

聲音在外面忙忙碌碌，車裡一片寂靜

坐著的人在打瞌睡

在汽車裡燒木頭，沒有煙飄動

煙在木頭上粘著

木頭佔著一個座位，汽車裡冷冷清清

影子跑來跑去

從一個座位到另一個座位

一點聲音都沒有

99.1.9 北京

■楊平

藍色筆記簿

1.

一旦來到地平線的盡頭
多麼渴望你在我底耳邊輕歌
而身體被無邊的湛藍
吞噬

2.

迴旋交錯的一段都會情愁
宛若昨日櫥窗內的人造風景
華美，卻孤絕

3.

宣傳車 流星雨 卡布基諾和憂傷情歌
——沒有它們
今年的秋天便少了些什麼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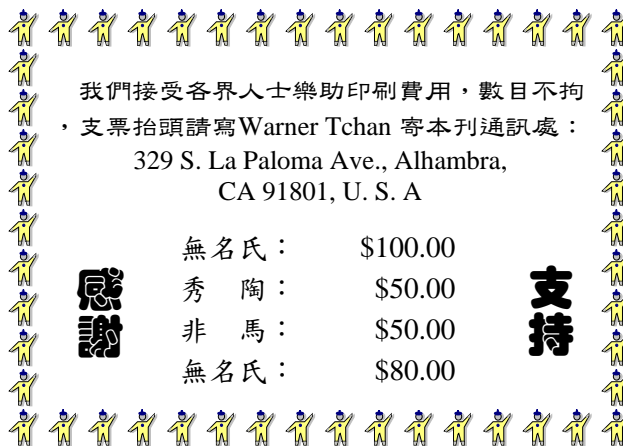
草莓口味的下午。
花茶，手製餅乾加上一支香水百合
她很容易的滿足了，我不知足的青春……

5.

一再的割裂直到無法辨識——
你仍然不是這座廢墟中唯一
存活的路燈

6.

會有什麼事發生呢
青色指甲油的冷冬日——
筆在桌上
便當在兩條街外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無名氏：	\$100.00
秀陶：	\$50.00
非馬：	\$50.00
無名氏：	\$80.00

感謝 支持

而妳和貓一起縮在被窩裡

7.

養壺。插花。執筆，面對泛黃的宣紙
感受古老東方的人文美——

無聊時，有什麼是必要的

8.

漸漸細緻的感覺
隨著牆外茉莉柔絲般
飄來
又在一聲輕嘆中
悠然散去

9.

世界老去時
情人的夜
正年輕

10.

暫時不出走了。
擁抱生活
有時，和歸向自然一樣重要

2001年寄自台北

■馬鈴薯兄弟

壽衣店

長安街東
長安街西
都是夜晚和冬天

連路燈都惺忪欲睡
到下半夜
只有壽衣店燈火通明
發出水銀的色彩

有人在進進出出
有人在搬卸物體
我看清門裡出來的女人
濃艷的口紅
粉色的胭脂
以及起伏的皺紋

我不由想到
可能是誰
在今夜復活

南京的光芒

我在北方的夜晚
透過寒冷
看見你上空
與內部

柔靡而睿智的光芒
是我的朋友們
也許還有我自己
使它真正明亮

一個貞潔的女人

一個光潔的女人
仆在木頭的上面
悲哀與情欲
使她呈現
複雜的表情

這樣貞潔而光潔的女人
曾經遍佈祖國的
大江南北

如今情景有了小小的變化
你可以見到她們
在水邊或街角
毫不費力地
將裙子掀到合適的高度

以上雖然只是兩個動作
卻是進化的力

■韓東

一個吸煙的姿勢

這是因為思念，還是思念一個人？
再次見面後我記住了一個女人吸煙的
姿勢

我記住了那手勢，手指的動作和捻動
兩根手指間那支細長的香煙
被燃盡，那煙霧
和男人們的煙霧混合在一起
煙味兒掩蓋了脂粉和香水
像炊煙般溫暖，使我想家
像靈魂那樣上升、筆直
那樣藍，而我們從鼻孔中噴出的
卻呈灰白

長長的指甲，動物的爪
一點區別所需的紅色
而你的手指潔淨，或想像中的潔淨
一點煙燻的微黃——

無意間的損害而非故意炫耀
你吸煙，煙霧流動的動人的面紗呀
完全出于對吸煙者觀看的需要
吸煙者、手指和香煙，微妙明亮的
火苗，湊近，瞬間熄滅的臉

觀看著，思想著，說著另外的話
思念著，印證著思念
我們摸索著同一盒香煙，請牢記那
性命攸關的禁忌吧
你們不得彼此吸食

1995.9.20

■吳晨駿

鴿子

我家的曬衣架
天天都落滿鴿子的屎
那討厭的鴿子
那討厭的樓上的老頭

我對妻子說——
那老不死的老頭為什麼要養鴿子
妻子說——
他養鴿子是為了賣錢

錢，還是錢
為了錢他的鴿子就可以到處拉屎
為了錢，那老不死的老頭
撐到現在還沒有死！

我佛

寒冷遍佈世界，我佛慈悲
帶給我們寒冷
樹葉兒早就掉光，我佛慈悲
樹在風雨中瑟縮
街道上空空蕩蕩，我佛慈悲
像一口巨大的棺材
鳥兒也不叫，不叫，我佛慈悲
露珠兒結成了冰
電影院的片子真爛，我佛慈悲
真爛，真爛，真爛
節日啊，我佛慈悲
哪裡是什麼節日
小便發黃，我佛慈悲
大便已好幾天沒拉啦

2001.1.26

■黃梵

飛鳥

一只鳥色澤斑斕
彷彿為了繞開我
它飛弧線

它越飛越遠
越飛越灰
在我說得出的距離上
灰成一只黑鳥

這只黑鳥忘了美麗
繼續朝前飛

89.8.4

齊雲山間

一朵陰雲加深了山谷的陰涼
我看見霧氣繞在房樑上
青藤的攀爬在岩壁上泛濫
山泉繞膝而過，一只遲發的木筏
離河谷的石橋更近了

一個村莊的美在山坡上虛度著
它像陳列的傢俱，喚起了
人們搬走它的願望……陰雲在
每一個坡度醞釀
加速的汛情，我們下山的速度
在歡愉的風中保持著

去山峰俯瞰，並愛慕過一座石橋——
走近它，外鄉人帶來多餘的炫耀

石橋下……水底的魚秧使我的心
加快了——

外鄉人的愛使石橋的美
已不堪負擔，僅僅是
坐著木筏在水面尋找的眼神
告訴著山民——對遠處的城市
他們寄予的希望已經太多了

1997.3

離鄉

青石小鎮，養育詩人
窗門一扇扇朝南
庭院落滿槐花
亮堂的井台提水正忙

清風陣陣，吹動木門
妹妹沉靜著長大成人
想想來年的大水
泛濫使她忽然豐盈、悒鬱

一生中的大好時光
眷戀著河水，搗衣
小巷的日子一如故舊
小孩淘氣，大人吞聲

那一天，無比古拙
風水使菜餚色味俱備
妹妹手把家鴿，一副懷舊心腸
使詩人留下最後一瞥

1990

■魯羊

身體百頁窗

我們隨便仰望天空
就能確認太陽從哪裡照臨
我們調節百頁窗的頁片
就能把多數的光線
擋在窗外

可是我們自成一體的生命
雖然蒙覆了網狀的皮膚
與外界並沒有真正可靠的隔離
假如我們坐在風中
就會有無數微塵
隨風穿過血肉的身軀

假如我們伸手撫摸
一塊真正的石頭
那塊石頭 它
就化作富有特性的觸覺
滲入指尖
直達心靈

一開始我們所看見的
譬如石頭和其他事物
接觸之後就不復存在
那仍在眼前的——
只說明我們在接觸的時候
有所遺漏

既不能全然打開以接受萬物
也無法將它全然關閉

這就是身體百頁窗

每個頁片所遵循的
最簡要的秘密

巢中之鳥或 靈魂的比喻

有的巢中只藏了一只鳥
假如我們把身體比作
養育靈魂的巢
而靈魂作為帶翅膀的小東西
在身體中
棲息

我時常感到身體之內
有多種靈魂
像不同的鳥類在那裡聚集
其中有少數站在心臟頂端凝視
另外的那些喜歡遷移
它們會沿著內部的途徑
飛遍我的身體

可是在關於靈魂的說法上
我們總要使用比喻
並且 被比喻傷害
把身體比作巢——
巢就可能在時間和晚霞的映照下
分崩離析

而那些巢中飛鳥
將按照它們不同的習性

朝向難以預測的方向飛逝

■杜馬蘭

信 仰

我常常在爐火中領悟信仰 火很熱
我的臉被光映照 這一切默默無聲

那些新伐的樹木 切割成柴
在高溫下燃成灰燼 燃成灰燼

用樹枝撥弄 我承受木柴之命運
我看見有零星的火苗陡然升騰

這一切靜默無聲 彷彿從未有過光明
從未有過燃燒 有過木柴的吱吱之聲

熄滅了 我倒在灰燼旁 沉默了
憤怒的空氣中 我傳送著火苗幼小的
回聲

圓 滿

在混亂中 我的潔白仍然有效
就像風雨在哭號 而我安然在床

黑暗中我諦聽著那些光亮
反複試探著 在空中舞動這些手指

可是那一切仍然有效

看哪 我的人 已在深夜分散
可童年那鮮艷的圓滿 卻不可估量

的

存在

它們不屬於我 不屬於任何知覺

不屬於我驕傲的意識形態

記一次來訪

友人來訪 他穿一件整潔的風衣
在開門之前 我正耐心地等待

天黑見面 眼前閃過大學時代的
回音

有一霎間我遲鈍了 像演員失去
表情

我們談了很久 但電視開了更久
在細密的畫面中 我們談到深夜

他的風衣整潔地掛著 音樂響著
我們的對話卻逐漸淡出 飄在空中

我們笑著說 無意義的飄著多好啊

■劉立桿

五月記事

像一個跛子，我跌出窗口
有人在綠樹下吹起小號。一些東西
被遠遠的拋出去，特別當
夜間運行的客車
在寂靜的大平原上疾馳而過。
血液再次證明了它
沒有節制的狂躁：回家。單調的

室內遊戲。酒。一些人來過
又離開。在房間裡，
重複沒有意義的詞，重複
一次輕微的胃部潰瘍。

意義在消瘦。季節
眩目的色彩卻不斷膨脹。
在多雨的月份，我隔著窗玻璃
看見變形的街道，房屋和樹。
而飄灑的雨如同書寫時的
沙沙聲。一本計劃中
偉大的書，在燈下打開。一本不會
寫完的書，要窮盡我的夜晚。
而你透過大片的空白，看見
我已經寫下的，或將要寫下的——

■朱慶和

下雪那天，我們 幹了些什麼

我們先是在雪地上奔跑
為了追趕一只野兔
到了湖邊
野兔卻突然不見了
黑色的湖面
白色的雪地
身後是我們凌亂的腳印
也許野兔逃到了湖裡
變成了一條魚
後來我們在一間茅屋裡烤火
大家圍成一圈
聊了很多的事情

火苗映紅了我們的臉
不知是誰說了聲
“自卑不是天生的……”
我們一直在添著柴火
可誰也沒出去看看
外面的雪下得有多厚

中 午

你看到門前的櫻桃樹
那無聊的綠色
還有鐵匠鋪窗口中
徒勞的火苗
所有事物的影子
正隱藏在它內部
你無限悲懼的心情
在此刻產生
這意味著什麼
一個從午睡中醒來的人
是如此脆弱
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其實我們都是不健全的人
你從未游離于你的身體
你的絕望的力量
也從未泯滅
這才真正使你無法忘卻
鋼鐵的錘打與成形
才真正使你成為那棵櫻桃樹
期待每一年的成熟與破碎

■李檣

寢室素描

光線非常黯淡
畫板斜倚在一把椅子上
畫紙已夾好
畫紙是空白的
但我在上面看見了一輛馬車
趕車的人就是我
一個年輕人
轉過臉去他已經老了

一匹白馬跑向畫紙深處
我的心蹦蹦直跳
鮮紅的心臟懸掛在畫紙中央

就這樣到了春天

就這樣到了春天
人們還沒有準備好
懶惰像一條蛇
藏在洞穴裡昏迷不醒
他昨天晚上夢見了冰河
褐色的樹林望望天空
就這樣到了春天

他匆匆穿過馬路
外面已比屋子裡溫暖
來回穿梭的人
代替了他昨晚夢見的冰河
女孩們身著春裝
擺好了發情的姿勢

出門之前
他沒忘記把門窗關嚴實
他不願意
讓春天就這樣到來

靜物

閃著各自不一樣的光澤
在沙漠裡
它們將是種子的母親
和三株車前草理想的底座
一切都是那麼安靜
一切都在均勻地呼吸
電視在半夜裡被打開來
幽靈般的歌聲傳出

現在還是下午三點三刻
鞋子們安靜地呼吸著
並夢見了它們路過的街道，花園
茶杯上的金魚游出草叢
落在地上
死亡一步步逼近它
它由不安變得驚恐絕望
點心盒，電飯煲和盤子
我等著它們也從夢中醒來

■中指

陽光下的虛無

今天我要向你描述那種午後的陽光
一條光柱從窗櫺間降下，在我的眼前
依然是這個太陽
太陽依然停在它應在的位置上

我要向你描述那些光線中的微塵
精子般游動著

像陽光下的人們
游動在滯重的時間裡

我要向你描述那人群中的一個
一個走出室外的慢性鼻炎患者
因為白天的睡眠而頭痛欲裂
而再次陷入醉生夢死的恍惚中

像高燒病人一樣在陽光下瑟瑟發抖
不是時間，不是某種精神的病痛
當我向你描述那種陽光下的虛無時
我要首先向你描述我的鼻炎

媽媽的小腳

媽媽的小腳比背影更動人
媽媽的小腳
在呢子大衣下蹬著李寧鞋，舒適又
保暖
現在的老太太們
已能在晚年追趕商品時代的時髦了
當年下鄉，田裡淤泥漫過的
是你少女時代的白膠鞋嗎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鐵欄桿
媽媽的小腳再次拉扯我
趕上即將出站的火車——
不就是一趟火車麼，媽媽
拎著那麼重的兜子
你幹嗎總能那麼熱氣騰騰呢
記得那回我在學校出了事
沿著電話線
你從松原一步跨到了四平
媽媽，那一刻讓兒子如此難受
如此咬牙切齒地痛恨著自己的

■海上

第二年的雨也是水

情人還在百年前的夢裡
我已把銀行的路走了一遍
走到村落的南方拐彎
原型的臉 剛洗完澡
的襠部 經過一家鞋店
我曾把夜晚遺落在這裡
喝醉過 友情過 後來
發生了度日如年的事故
這消息被我用藥水塗沒

走出去的路不像大地
搖搖晃晃是水面上的一艘船
天空移動銀行裡的雲
居然沒有搶劫發生
只有我知道市場、商場的雲
是一片片的，而現在一團團
集團式的 庫存的灰雲
其中有我的一個密碼
一絲白雲也沒有 證明
我已經被烏濛包圍了
活在一個荒涼的充滿情節
的城市——情人們一個個
走掉的城市。一天下來
人仰馬翻 幾乎被木頭認出
我的植物本性
不記得自己有沒有真的死過
這種事說出去如同一碗湯
營養的顏色
被世人看到的是骯髒
銀行就是人間寄存四肢的地方

現在雙手雙腳已經不算人了
一個頭顱那夠歷史玩笑使用
許多刀子從路上豎起
它們已經殺死了大地等著你
其實你要學會提前告別
情節就這樣，情人睡在人間
你卻一去不返——
被夢見過的刀殺害
讓想念中的光芒熔化
問題是你還沒有走出住址
天空已經下起第二場雨
也是水。還是水

與去年舊世紀一模一樣的水
很快沖洗你流出的血
刀子仍然雪亮無瑕

鞋店裡 那雙女鞋
你多次想買給老婆寄去
望著鞋子的那張臉
現在又出現：老板追憶
並驚異地說：怎麼是這樣
剛剛還在說回來買鞋的
唉！知道……我……便宜點
給他了，是拐彎的檔口嗎？
一少女嚇得暈倒
雨季趕到這種現場

一個人逃到獸那裡去了
這不是目的 目的是
人和大地不在一起引起的

生命的過程是器官發育和
腐爛的過程 過程結束後
目的被秘密保存
這樣，情人們活著才會惦念
目的是給別人當過程用的
器官 一旦遠離大地
就是屍體、形骸，或污穢

刀子捅完了一個生命後
它沒有罪惡 所以它被製造
越造越多 用途泛增
懸掛、演練、防衛、暗藏和備用
下著雨的人間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這是世界慣用的沉穩
人們在閱讀小說時
找不出被刪掉的那幾句話
文化發現不了文化
語言找不到語言
情人找不到情人
這和一個人被疾病通知後
開始生病一樣
大地沒有被媒體洩漏
所以人們以為大地還在
一旦知道
整個與大地相依的生物
都陷入地獄！
唯有我知道第二年的雨也是水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
在淋著雨時撿到了黃金
他們奔走相告——
天空出事了 滿天金子
逼近人間

2001.3.24 於深圳

■魯鳴

身不由己

我的下一部小說的名字已經取好
叫《身不由己》。它說的是
你們從東方到西方，從缺乏到缺乏
從盼望到盼望，從孤獨到孤獨……

你們反複地經驗一件事
我也反複地抹塗你們的閱歷
你們進出精神病院，我太忙沒來看望
春季消失了，你們仍在尋覓
行吟歌手們一直都在鼓盆而行

我很想為你們打開一扇門，背景有鐘聲
好讓你們心安理得，在燈光下優美地滑落
我必須告訴你們，雖然我在寫你們的故事
但我弄不懂你們的期待和你們的餐桌

人到底要享受什麼？

在幻想琴瑟中，一切可能太晚
逝者如斯夫！飛鳥迷醉的時刻驚心動魄
你們的枯萎代表了生命的衰老
南風吹送，橫跨的季節裡移居的思想
尤如當年我和你們站在出售稻米的街角

我為你們禱告，憑窗遠眺你們的風景
你們可以想像：我的聲音極其微弱
我的目光短淺。在浩大的陰影裡
我早年的信念沒有死亡，然而
在我交錯的手底下，我在紐約感知的東西
沒有多少是你們心靈的詞語

■鄭波

無題

這個夏季 我開始另一種追逐
在現實的圍欄中
像被困在籠子中的白鼠
隨時準備接受
一次次危險的實驗

我開始明白
生活是戴著枷鎖的掙扎
和噙著淚水的微笑
即使夢中偷飲的歡樂
也會被黎明的曙光摔死

2001年寄自貴州

我不能俯視遙望你們，我在乾涸的低凹處
我的房間裡絕對沒有什麼空調
只希望有一場豪雨漂進，把我徹頭徹尾地打濕
這樣，我便可以體驗你們在水波裡的感覺
是的，我也老了，對激情本身已沒有激情

但願我沒有給你們錯覺，我不是悲觀主義者
男人也有更年期，文字也有它自己的世界
你們當中瘋狂的青年們，他們的憂鬱遠勝於我
他們熾熱的慾望，帶給生命許多尖銳的疼痛
你們一定聽說了，他們半夜裡給我打來電話
要我耐心地傾聽他們，怎樣在風雨交加的日子裡

■冬夢

觀 雨

恰恰吐滴一場黃昏雨
彎彎的水虹繞飛著一闕歌聲
如歲月忍受你帶愁的容顏
一若忍受瀟瀟雨後濺濕的片片風景

過橋時你該解下日落小小的晚塵
呵掌的暖意未容凝住千度雪冷
一幅山水的呼吸一幅漁火的朦朧
終究是離別
你心靈唯一的星星的天空呢
何時點亮每張美麗的夜

根始終植於故鄉土地上

——讀杜風人兄多首隱題詩有感

根源是詩
始於歲月環軌的迴溯亦會
終於歲月
植苗後而不能維持完美的開花結果
於糙繭的雙手來說
故人何必苦苦的辛勞
鄉夢原是難寐易醒
土生塵因風
地欠晴為雨
上路時一篋狼藉的家書攜重了幾斤鄉愁的風雨

2001年6月寄自香港

熊從我的身邊走過
它帶走我的影子

我從前一個我的身邊走過
熊在那裡把我的影子慢慢咀嚼

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有影子
因為我看到的那只熊溫文爾雅

我在別人的影子下面走過
我的沒有影子的實體若有所失

而熊叼著許多人的影子
它吐出的殘骸堆起了我們的城市

我不知道熊的影子像人一樣高大
也不知道人的實體虛弱如晨風

熊視熊的影子可能會被太陽阻嚇
太陽說人的日子只應關注實體

於是尋找影子和詩意的差事留給了他們
熊雄赳赳氣昂昂地統治了這個城市

挪動著笨重的步伐
熊的精神取得了它們的地位

只有在我的夢中和我即將與熊遭遇時
我才想起來熊的影子在城裡留下的痕跡

那是英雄輩出的年代
熊的遺跡只被看做舊址

它們和豹一樣只對鐵柵欄負責
就像那位歌唱人的死亡的詩人

把天象看做豹的班紋

■劉自立
熊

■ 季陽

靈魂的談論

朋友們在一起飯後閑談
都說靈魂居住在皮膚裡
這真是一個少見的謬論
靈魂怎麼會如此膚淺呢

可是如果我們有靈魂
如果她不住在皮膚裡
她也不會住在血液裡
血液能夠交換而靈魂不能

如果我們有靈魂
如果她不住在血液裡
她也不會住在骨頭裡
骨頭會成為化石而靈魂不能

如果我們有靈魂
如果她不住在骨頭裡
她也不會住在肉體裡
肉體容易腐爛而靈魂不會

如果我們有靈魂
如果她不住在四肢裡
她也不會住在頭部
頭部有許多窟窿而靈魂完整

如果我們有靈魂
如果她不住在身體裡
她也不會住在牆壁裡
牆壁是堵塞的而靈魂透明

■ 張熾恆

發 現

有一天突然
我發現了陽光
在冬季 早晨
陽光映在牆上

陽光中有一種暗
和一種月光裡的清影搖動
是啊有誰能說出
陽光的質？

它在一面白牆上
讓你感到全部的蘇醒和美好
和所有時間中
它的存在和顫抖

當我打開窗子
有誰能說出
有什麼
比陽光更快 更
靜
在整個冬季的早晨

2000年寄自南京

如果我們有靈魂
如果她不住在牆壁裡
她也不會住在外面的世界
無家可歸的還能叫靈魂嗎

■陳銘華

詩的味道

我的狗一定沒讀過李白
每次我用水喉替牠沖洗時
都想咬斷那比流水更急的水流
但對於年年春天有意洩漏的一點消息
譬如鳥鳴花展譬如女子路過家門譬如
流行譬如緋聞譬如一根藏在電腦裡
比什麼骨頭都要硬的人造骨頭
卻往往留到夏天才連打噴嚏
這起碼證明牠熟悉我的
詩的味道

2001年七月六日洛城

紙 船

解放了
那年的街童在多雨的雨巷
興高采烈地將自己的不幸
摺成我們
小小的 漂流的
慾望

寫於西貢湮沒廿六週年

山

股市疲軟我不再早起
妳穿上雲的衣裳
要給誰看

2000年十二月七日洛城

■孟芳竹

目的百合

望著你的時候
我便停止了呼吸
是怎樣的故事從一片河流上升起
是怎樣的芬芳覆蓋著思想
哦 那猝然開放的冷艷的花朵

那安寧 那潔白 那光澤的深度
帶著懷念的氣息 她有著生長和熱情的記憶
從春天的盼望到深秋的蘆笛
她的容顏 她的清醒只在夢裡

那傾斜的美顏 傾聽和平的微語
我要在黎明前抵達
收藏你花朵深處的種子

我思慕的心情像水上的步履
我呼吸的聲音充滿了音樂

一段寫在黑暗裡的閃閃爍爍的時光

2001年寄自紐西蘭

■安安

憤怒的玫瑰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未來

我要站在你
必經的十字路口
我要攔住每一個
試圖繞我而過的生者
我要問你一些
你刻意迴避的問題

我不明瞭候鳥是否還在堅持
它祖先熟悉的方向
不墜的浮塵
是否將割斷我們
投往幸福之鄉的視線
新世紀的鐘聲是否雄渾
足以蕩開人民頭上災難的陰雲
數點寒星 一角藍天
會不會為弱者唯一的奢望

但我仍要站在你必經的路口
不管它通往地獄還是天堂
我要詢問你是否
無愧于腳下的大地
無愧于星球的蔚藍
無愧于你的童年你的親人

我要召集每一縷殘缺的良知
喚醒每一個昏沉的靈魂
我還要探尋每一處犧牲的所在
激怒每一位無辜的死者
我要他們再次站起來
揮動手無寸鐵的拳

■張偉明

人類
想把自己弄得
跟其他動物
不一樣
所以
硬撐著用雙腿行走
然後
弓著腰
在一個叫工廠的地方
大批量地繁殖著一種叫車輛的甲殼蟲
卡夫卡
發現的那只甲殼蟲
從某處高樓的窗戶爬出來
它用手摸了摸觸角
自言自語道
一覺醒來
怎麼就多出這麼多的兒孫

2001年寄自深圳

讓無聲的吶喊
震撼每一座虛偽的殿堂

先賢的後人
久已放下仇恨
耕耘血淚浸染的故土
但今天卻有人妄把屠場的血腥
從大地的記憶中一筆塗抹
我要在受難者倒下的地方
種植溫馨美好的未來
讓每一滴凝固的血 重新融化
繞著根脈源源而上
一一綻放為憤怒的玫瑰

爬 行 物

■伊沙

太空步

生活裡總會有這樣的
好運氣降臨

我帶去墮胎的女生
愛上了小診所的醫生

這對狗男女
在墮胎專用的鐵床幹上了

那是在實施墮胎之前
一脫褲子她就來電

已顧不上門外的我
因為愛上了他

或者是她以為做愛的吶喊
與墮胎的嚎叫區別不大

辛苦的醫生
真是太辛苦啦

先要幹播進去的活兒
再要幹往外掏的活兒

兩件活兒都不輕鬆
輕鬆的是門外的我

我用對聲音的分辨
來判斷他們的進程

他們幹得

讓我雄起

想找個護士就地解決
可還畜生不到這種程度

把錢留下
把棉衣脫下來留給她

我想我做得已經夠多了
就準備溜之大吉

走上陽光迷亂的大街
我走著太空步

回頭看那小診所的招牌
一點兒也不起眼

我想下一個
我還會領到這兒來

上菜語言

上次我們去飯店吃飯
要了一份爆炒肝尖
服務員小姐前來上菜
說：“您的肝”
噢！我一下
捂住了肝部
上菜 繼續上菜
最後一道
清炖牛鞭
大功基本告成
小姐笑容燦爛
說：“您的牛鞭”

■塞遙

時 空

所謂美麗

或醜陋

所謂真實

或虛假

所謂偉大

或平凡

所謂永恆

或剎那

都只不過是一些看不見的

顏色

輕輕抹在

冥

寂

黑

洞

中

一粒懸浮的巨石上

以千萬里的時速

緩緩

移動

2001年9月紐約

讀 雨

斗室清茶一杯
胸中書卷千頃
偶驚青石路靜
細讀小雨數行

2001年3月紐約

春 天

不要告訴我你是悲哀的人
在這個季節，淚水和雨水一樣泛濫
尼羅河一年一泛濫，清洗著
死去的人，活著的人
一年一度，陽光燦爛
一年一度，桃花怒放
一朵杏花，在災難的夜晚
綻開
又迅速凋謝

不要告訴我你是悲哀的人
有一個人小心翼翼，走在屋檐下面
這是我熟悉的南方
空氣濕潤，姑娘的皮膚
比水柔軟
這是我熟悉的南方
褲衩、襯衫和襪子在風中
在電線竿上晃蕩

不要告訴我你是孤獨的人
在南方，在這個季節
孤獨是藥，能把你的心靈治療
一叢叢的桃花開了
一排排的柳樹發芽
去年死去的朋友正在腐爛
去年愛過的姑娘
又在夢中出現

不要告訴我你是寂寞的人

且把窗戶打開，鐵條
分割的天空，現在已經湛藍
風箏在你頭頂上空，飄蕩
不慎落在你的窗前，你不要去撿
這是晦暗的風箏
預示著災難
這是靈秀的風箏
是一個姑娘放飛的願望

不要告訴我你是悲傷的人
春天來了，一些花兒盛開
一些花兒凋謝，一些愛情遠去
一些愛情新來
這是多雨的季節，細雨綿綿
有傾述不完的情懷
這是戀愛的季節
你有很多難得的機會
這是我的季節
有寫不完的詩篇

這是我熟悉的南方
細雨連綿不斷，遠山一帶
色彩空濛，樹木蒼翠
這是我熟悉的季節
花開花落，這是簡單的規律
春去春來，走不出的方圓
在這個季節，足不出戶的習慣
你要改變
你讀過的書，正在雨中腐爛
你愛著的人，將背過臉
你要抱住她的肩膀

這是我熟悉的南方
自1969年，我年年在此生長
整整二十五年，連接著
南方與春天
這是我熟悉的季節
我在其中成長，習慣了雨水綿綿
習慣了泥濘的道路
候鳥的喬遷，這是我熱愛的季節

一年一度，河水泛濫
一年一度，詩情飽滿
這是我憎恨的南方
個性軟弱，生活散漫
夫妻生活格外健康

不要告訴我你在這個季節到來
不要告訴我你已來到南方
我剛剛醒來，在這個季節
我是嗜睡的人

我是虛弱的人
這是我熟悉的南方
有情人難成眷屬
互相憎恨的人被綁在一張床上
這是我熟悉的季節

有一個人悶聲不響，走在屋檐
下面
有一只鳥兒從天空墜地，沒有
發出一絲聲響，有一朵花兒兀
自

開放，水淋漓地
掛在枝桠上

■夜林

用力的結果

再繼續用力
我的筆
穿透了紙背
再繼續用力
我的筆
穿透了腳背
再繼續用力
我的筆
穿透了地球
穿透了地球下面
另一個人的脊背

那人打個冷顫說
我活的很好
不要把我身體裡
乾淨的血
換成你的墨水

春天來了

天空飄著
病毒一樣的花粉和柳絮
行人眯著眼睛
捂著鼻子
閉著嘴巴
不敢說話

騎三輪車的人在喊
“換破爛兒——”
眾多腦袋

■周濤平

永遠的漂泊者

在這季節與季節交替的邊緣
我是一隻流浪的包袱
我是一隻廢棄的鐵罐
孤獨無依地躺在街上
等待著誰去彎腰拾起
或狠狠一腳

我曾經滿懷著歌唱的激情
憧憬著生命的新鮮
跛足而行的日子
蠢蠢欲動的心潮
我是一個永遠的漂泊者
不敢夢綺羅
我只有在流浪的歲月中
一再裹緊自己那顆不甘平庸的心
永遠去出發
永遠去感觸

2001年寄自深圳

舊瓶子一樣
從樓裡探出

蜜蜂把採來的第一滴蜜
撒在了一個女孩
微涼的鼻尖
這天是她十四歲的生日
第一次來月經

流浪漢的兒子
嚎啕大哭
他的嘴裡
已穿出兩顆新牙
他在哭醫院裡的後媽

■沈方

放棄的力量

我承載過多的虛幻。
以往的歷史，以往的喜慶，
糖果四處分發，新娘終於走在
出嫁的路上。從以往，
人世間的物質從生命中逃逸而出，
我可以離開一座房子，
可以拋棄春天，
可以不再傾聽所有的忠告，
可以與人群保持距離。
但是，朋友啊，
我已經從你那裡拿走了一個夜晚，
這個夜晚滲透到我的身體裡。
我想到過放棄，我想到過另一種存在，
想到過從一本書出發，
在一本書的盡頭，靈魂的重量
能不能用一句話表示？
現在我眺望窗外，
如果連這個時代都不存在，還有
什麼會在此刻發生。

發 現

共同的生活，並不等於處在同一個區域，
那同樣也會見不到一生中想見的人，
始終活著並不能記住死去的人們。
在為我抵禦寒冷的時候，
你同樣也遮擋去屬於我的陽光。
而我也不能擺脫，而我也陷落于模糊之中，
而我也認不清對方的面容。

■秋夢

霸王樹

一隊隊小天兵
從天空驟降
不戴鋼盔
不荷冑甲
卻披上一身晶亮的武裝
從四面
八方襲來
將我重重圍困
圍困在中央
這個小小天地啊
一下子
便成了戰場
談判仍歸談判
戰事，一直在延長
困在四面楚歌中的我
幾時成了
楚霸王

2001年寄自越南

那些接近，那些接近的速度，
那些故障，那些運轉不靈的機器，
那些糾纏不清的愛情，那些太近的距離。
只是在黑暗中，那天正好停電半小時，
我相信我看到了你，我發現
你的眼睛是遠方的星星。

2001年寄自浙江湖州

3. 阮豸山莊此刻正燈飾燦爛是迎候 懷玉子夫人深夏鸞駕回莊是嗎

阮籍詠懷八十帖 酣酒甚且百斛
豸豸然您詩的長句 有花豹子深瞳的縱放
山居歲月偷閒
莊子龍吟北上 美麗綠島
此際清華驪歌
刻骨離騷
正牽動令郎培鋒 紫袍金帶 虎步金階
燈畔一肩書劍
飾掛雙軸丹青
燦亮著陳氏族譜 長紅
爛泥巴的孩趣
是最初最原始也最美麗的思憶
迎臉有夏意撩人
候鳥輕捲風簾
懷裡紅袖添香
玉玲妻著您的溫柔
子曰：食色性也
夫子最是瘋狂 浪跡山徑 流連花蔭
人馬仰翻落坡
深情的鸚鵡失控了
夏是無窮壯闊的胸肌
鸞簫驚艷了祖笛
駕雲起飛 魅力解讀 激情無悔終生
回眸一笑 城之傾總是沒完沒了
莊主啊您的山莊 是黎明邂逅上張曼玉的甜蜜蜜
是管他操奶奶的鴻禧山莊 亂得稀髒 哦上帝
嗎

4. 藍兮是海天的藍是雲煙深處的水手藍

藍采和的藍縷 臥藍了長安的積雪
兮是整卷唐宋最謙遜的君子 總愛末席恭陪
是醉仙醉駕仙鶴 醉眸醉吟仙意的仙韻

孩子本來要在您走之前才能
出來歡送你
沒想到
他竟搶先在你來之前
出來歡迎你
是迫不及待要感受
新年的喜樂氣氛
跟爸爸媽媽一同歡樂
也是要先看看您這位
一年才來一次的
伯伯吧
他手舞足蹈
咿咿呀呀
想是有很多話要說
可爸爸媽媽聽不懂他的話
急得他呱呱哭啼
您要想知道他說什麼
那就等以後見到他
你才問清楚他吧
哈哈

2001年1月25日於雄王產育院

海棠葉的深濃幽遠 亙古傳奇
天涯笛郎 您竟皓首窮經
的確嘆為觀止
藍田種玉
是傳承聖賢孔孟的線裝狀元
雲鬢枕語 猶記取紅樓西廂
煙波空濛 乍見百里白狐聊齋
深閨的紅妝 恁地愛賞梅香 偷讀金瓶
處處心情鳥唱 唐僧西遊
的當恰好
水龍吟著水滸 條條好漢
手卷三國鼎立 梟雄蓋世
藍本吳越春秋 曾經的兵燹消歇

■杜風人

冬夜的夢可以融化一座冰山

——給馬炳威

冬至 即有候鳥南歸
夜月香江 滿腔詩愁
的確唯有酒 始能把
夢 燒個泥醉

可否托夢 捎一片雲
以風之姿 拎一樽陳年竹葉青
融泄異域三十年的詩騷心結
化作兩棲候鳥南北行
一生兩國離騷也低徊
座落何處都是他鄉
冰心冷冽的兩棲鄉愁 候鳥的
山河 蒼天大地乃一國

2001年二月西貢

巴米揚大佛一千五百年

一斧一鉞地鑿鑄
將絲綢古道鑿起風沙滾滾
把我鑄成恆古的孤獨

於是 孤立於心靈荒漠的懸崖峭壁
俯瞰 朝代滄桑一千五百年
生老病死一千五百年
蒼生苦難一千五百年
愁腸寸斷一千五百年

已經沉默了一千五百年
今夜 我非說話不可

■懷玉子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朝朝暮暮徘徊沙灘上，銀波粼粼閃爍其詞
聞說潮汐可漂洗約會的痕跡
道貌岸然的老頭，肆意縱情浪花

夕陽無罪、戀愛也不是黃昏的錯誤。聆聽輕聲軟語：

死相！是日暮時刻最窩心體貼的甜言
可以解釋夜裡泥土綻放花朵的芬芳
矣，乃閉目後的驚嘆句點

可憐的阿富汗
無端異端封閉至極端
列強留下一堆殘破的兇器
幾片殘瓦 一片風沙
他們已一無所有
世人啊 饒了阿富汗

問白雲青天 誰與同銷此萬古愁
在轟轟烈烈毀滅以前
破戒給我一壺烈酒

阿富汗所謂的“塔立班最高領導人”，在二月廿七日發出所謂的“最高指示”，動用所有武器，攻打世界上最高的佛像。妙哉！全球文化新聞界一片沸騰，我心亦隨此一波又一波的呼籲與抗議沉浮。三月五日晚，獨酌時，以滑稽而無奈的感慨寫下此詩。豈料，此詩未寄，三月十二日，巴米揚大佛已被異端完全摧毀。奈何！

■ 黃河浪

巴黎光影

斷臂的維納斯

白色大理石滑如凝脂
無助地立於羅浮宮中
一尊受傷的神，維納斯
鍍金的觀音有千手
你只有一雙斷臂

膜拜的目光再溫柔
也撫不平你的傷痕
誰曾聽見臂膀折斷時
那聲痛徹肝腸的呻吟

你也是一隻替罪羊嗎？
仍以迷離的眼神，懷念
琤琤手拂琴弦的月夜
而失去的斷肢無法再植
美是永恆的殘缺

牆與橋

曾以冰寒徹骨的絕望
烙在死囚的脊背上
巴士底監獄黑色的牆
被染血的額頭咚咚撞擊
終於轟然崩塌之後

獲得自由的牆石，砌成
塞納河上光明的橋

跨越歷史，到對岸
樹立過斷頭台的廣場
成群白鴿子悠閒踱步
正啄食兒童清脆的笑聲
和甜橙味的陽光

夜遊塞納河

尋夢者，睜著貓的眼睛
潛入巴黎玄秘的夜

船頭燈光，被細雨
紡成一絲絲晶瑩的金線
在黑天鵝絨帷幕上
繡著一閃即逝的浪漫
如卡門，如茶花女
如岸邊落葉飄成蝴蝶
王宮和教堂退入暗影
誰的馬蹄最後踏過

在橋洞留下孤獨的回聲
溶在水裡，那顫動的霓虹
赤練蛇游入青青草叢
紅磨坊旋轉款款舞裙
紫色的玫瑰開在風中

靈魂漂流於夢幻之河
酒和香水浸透了夜

巴黎聖母院

教堂的尖頂犀利如劍
冷颼颼插入雲層
似乎說，挺得越高
越能靠近上帝
便於刺探天堂的消息

而天空痛得流淚
看小女孩在幽暗中點燃
一盞蠟燭，一朵
臨風輕搖的希望
映亮彩色玻璃鑲嵌的神話
以及黑霧籠罩的世界

有人攀到高高的鐘樓上
尋找駝背怪客的足跡
卻撿不回散落風雨中
發燙的鐘聲

2001年寄自夏威夷

■揚子

翡冷翠

迷人的翡冷翠，
被塔斯堪尼 青蔥的草地
和挺拔的柏樹所環繞。
靜靜的阿諾河貫穿其中；
上面有古老的，看盡了
人世滄桑的瓦奇娥橋。
鐘樓不時敲著優美的音樂，
提醒世人時間在奔走不斷。
橄欖樹長滿了綠色的果實，
白色的木蘭花在大樹上開放。
向日葵睜大了眼睛，
石榴花像嬌美的新娘，
迷人的翡冷翠！
藝術和文化之都！
古色古香，
充滿了昔日的繪畫和建築。
處處有精美的雕刻，
處處有生動的石像。
這兒是但丁的家鄉，
他將愛情化為最美的理想。
他被放逐了，依然留念；
終生在翡冷翠的週圍打轉。
徐志摩也曾來過這兒，
留下了纏綿的詩章。
文藝復興在這兒孕育發展。
當時人才濟濟，
布魯訥斯基 採用了古典的建築
加上精密的直線透視。
麻沙奇奧 表達著人的感情。

唐納特婁 著重寫實。
達文西 的蒙娜麗莎，
微笑使世世代代迷惘。
拉斐兒 優美的神韻，
波地撒里 如詩的幻想，
米開郎基羅 的大衛雕像，
使藝術的完美通達神聖。
他雖然以石雕表示
白日和黑夜交替，
清晨和傍晚輪流；
嘆時間將帶走一切，
但他的藝術卻永世常存。
人們盡量保衛藝術的遺產，
使美麗的翡冷翠，
輝煌一如以往。
阿諾河靜靜的流著；
流過城市，
流過古堡，
流過青青的草地
和長滿橄欖樹的山丘。
時間也在靜靜的流著，
但它們在偉大的藝術前
輕輕的低頭，且引以為傲。
啊！迷人的翡冷翠！
迷人的藝術寶藏。

2001年寄自加拿大

Florence，義大利文為Firenze。
Tuscany，義大利地區。
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義大利建築師。
Masaccio (1401-1428)，義大利畫家。
Donatello (1386?-1466)，義大利雕刻家。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義大利畫家。
Raphael (1483-1520)，義大利畫家。

意象派詩作選譯

translated by *Jianqing Zheng*

■ 龐德 Ezra Pound

詩章第49號

Canto 49

讚七湖，有佚名詩曰：
雨，空江，孤旅，
凍雲中現一團火，黃昏驟雨
船篷下一盞孤燈。
蘆葦沉沉，彎彎，
竹林簌簌如泣。

秋月；沿湖山聳
襯斜陽
暮似雲帘，
籠漣漪；而穿帘
是月桂尖長的枝刺，
蘆葦叢蕩一支寒曲。
山後佛寺的鐘聲
隨風飄來。
四月逝帆十月歸，
船溶入銀波；緩緩；
太陽獨耀江上。

一竿酒旗攬斜陽
斜光中幾縷炊煙依稀

忽有雪飛江上
大地玉裹
扁舟似燈籠搖蕩，
流水凝寒。而在山陰
黎民悠悠自得

大雁猝降沙洲，
雲攏聚窗口
水渺渺；雁與秋並行，
漁火上空一片鴉噪，

光移北天際；
有數童擲石捕蝦。
1700年康熙巡歌山湖畔，
光移南天際。

國屯富亦衰？
這會遺臭萬年；會為鬼怪。
大運河雖為昏帝享樂而掘，
可它仍流至通縣。

卿雲爛兮
糾縵縵兮
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掘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第四度，安寧的空間。
其威制伏野獸。

扇詩，為帝王而寫

Fan-Piece, for Her Imperial Lord

白絹扇啊，
純潔如草上霜，

你也被擱置一邊。

■ 阿丁頓 Richard Aldington

在不列顛博物館

At the British Museum

我翻開書讀到：
“我夢見寧靜詩篇的音韻
像一支藥悄聲滑動。”

沉悶發霉的空氣，一張張黑桌子，
低垂的頭顱以及大廳裡
窸窣的聲音
遂消失……

遂有
太陽高懸在湛藍的天空，
船兒飄蕩在湖邊的淺水，
魚兒如紅棕色的影穿梭波動的水草
間，
夾竹桃玫瑰色的花瓣飄落草地，
肯特蘭城堡裂開的牆垛週圍，
一只只燕子俯衝飛旋啁啾……

■ 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槐樹花開

The Locust Tree in Flower

叢中
一
綠

硬
枯
亮

的斷

枝
又

現
白
香

五月

詩之比喻 Metric Figure

白楊林中有只鳥！
它是太陽！
樹葉是小黃魚
在河裡游。
鳥在魚上飛掠，
翅膀馱著白晝。
福玻斯！
是他使白楊
發出耀眼的光芒！
是他的歌聲
壓倒風中
嘩嘩作響的葉聲。

“翅膀馱著白晝”一句應是
“習”字的意象解釋。龐德也這樣
用過。漢字對意象派的影響由此可
見一斑。

福玻斯指太陽神。

南塔基特島

Nantucket

窗外的花朵
淡紫金黃

變幻在白窗簾上——
聞之清爽——

午後的陽光——
玻璃盤上有個

玻璃罐，平底杯
倒擺著，旁邊

丟一把鑰匙——還有
潔白的床

大數字 The Great Figure

雨中
燈下
我看見
一輛紅
救火車上
金色的
數字5
救火車
急匆匆
不顧一切
敲鈴
鳴笛
車輪輾轉
馳過黑暗的城市。

■愛米·洛爾 Amy Lowell

落雪 Falling Snow

雪在我周圍低聲絮語，
木屐
在後方的雪地踩出一串小坑。
可沒有人會經過這裡
尋我的腳印，
當寺鐘再次敲響

腳印會被掩埋消失。

中國皮影 Ombre

Chinoise

紅毛地黃映在黃牆上
一道道紫紅的影；
一婦人打著紅黃色的陽傘；
波浪緩緩衝擊著胸牆。
這就是全部。
無有——永恆——
堅固如純金戒指的中空。

梭子魚 The Pike

褐水深深，
陽光下銀燦燦，
蘆葦蔭下流水舒緩清涼，
一條梭子魚在打瞌睡。
他隱身蘆梗影中
難以被發現。
突然他一擺尾，
一道銅綠之光
在水下一閃。
蘆葦叢中
閃出一道橄欖綠的光；
接著一道桔色閃過
陽光強烈的水面，
是那條魚掠過水池，
銅綠色
一暗一閃，
遂隱入對岸柳樹懂懂的
倒影。

風與銀 Wind and Silver

亮閃閃，
秋月浮動在朗空；

她飄過魚塘時，
魚塘遂脊骨抖龍鱗閃

一年又逝

A Year Passes

在愉園的瓷籬那頭
我聽見蛙鳴在藍綠色的稻田
而劍形的月
把我的心割成兩瓣

漁家婦

The Fisherman's Wife

孤獨時，
松林裡的風
如濤嘩嘩
拍打著船舷。

中國情結 From China

想到
照著殿前台階的
月光
也照著故土的
一方方稻田
遂熱淚滾滾
如白色的米粒
滴在腳邊

紙魚 Paper Fishes

紙鯉魚
掛在高高的竹竿上，
把風吃進嘴裡
再從尾部排出。
人莫不如此，

從來都是大口大口地吃風。

秋天的薄霧

Autumn Haze

是一隻蜻蜓還是一片楓葉
輕柔地落到水面？

和平 Peace

棲息在炮口
一隻黃蝴蝶悠悠張合著翅膀。

■ 弗萊徹 John Gould Fletcher

倫敦觀覽車站

London Excursion Station

我們下降
到一堵綠牆內。
游動的人影：
一晃都不見了。

遂發現自己
孤單單。
回頭一看：
城市變大了。

一面灰牆
有窗卻無燈光。
重重地，夜
壓扁它的臉龐。

我朝前走著。
記憶凍得
像空心樹上
鳥兒哀叫。
我朝前走著。

雄赳赳氣昂昂，
走向充滿敵意的
夜色。

■ 沃勒斯·史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

觀黑鳥的13種方法

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

- 1
在二十座雪山中，
唯一在動的
是黑鳥的眼睛。
- 2
我有三副腦，
一如樹上
有三只黑鳥。
- 3
黑鳥在秋風中盤旋。
小小的啞劇。
- 4
一個男人和女人
等如一。
一個男人和女人外加黑鳥
等如一。
- 5
我不知道該喜歡哪一種，
抑揚頓挫之美
還是旁敲側擊之美；
在叫的還是
剛叫過的黑鳥。

6
長窗的糙玻璃上
掛滿冰凌。
黑鳥的影子
晃來晃去。
心緒
在鳥影中
尋一種難解的因緣。

7
哎，哈德門鎮那些精瘦的男人，
你們幹嘛老嚮往金色鳥？
沒看見黑鳥
在你們身邊的女人的腳邊
兜圈嗎？

8
我懂高雅的聲調
和曉暢無誤的音韻，
但我也懂
我懂的
一概關乎黑鳥。

9
黑鳥飛離視線，
標誌著許多圓圈之一的
一個圓邊。

10
見到黑鳥
在綠光裡飛翔，
連裝腔作勢的蕩婦
也會尖叫起來。

11
他駕一輛玻璃馬車
越過康涅狄格。

有一回，一陣驚慌襲上心頭，
全因他把
馬車影
當作一群黑鳥。

12
河在流。
黑鳥肯定在飛。

13
整個下午都陰沉沉。
雪在下，
還會接著下。
黑鳥棲在
雪松枝叢。

■勞倫斯 D. H. Lawrence

櫻桃強盜

Cherry Robbers

幽長的枝下，像紅寶石綴在
東部姑娘的髮間
墜著串串猩紅的櫻桃，好像鮮血
滴自每個髮卷。

亮晶晶的櫻桃下，折了翅膀
三只死鳥橫躺：

灰白胸脯的畫眉和一只黑鳥，
血跡斑斑的小強盜。

背靠乾草垛一姑娘站著對我笑，
她耳朵上掛著櫻桃。
遞給我她的紅果：我要看到
她是否淚光閃耀。

■瑞德 Herbert Read

暮鐘 Curfew

像半人半羊之神，抬頭
自輕柔的霧：

心靈遂洶湧
激浪拍打擁抱
黃葉和墨綠的群山：

秋夜鐘聲陣陣。

夜 Night

黑且陡的屋頂鑿出
夜的永恆：

然白色月光的尖角闊
似
祈禱時靜靜的手。

■麥寇生 Max Michelson

午夜 Midnight

午夜。萬籟俱寂，
然寂靜中似有一種聲音
在蔓延，如訴如泣。
我顫抖的身體，
而不是耳朵，在傾聽。
突然，它炸／綻開了……低沉、
嘶啞、冷清
自人間萬物。

在陽台上

她倆站在陽台上望燕群飛去，
一個黑鬢髮臉蒼白，另一個頭髮黃嬌嬌，
都穿著薄薄的粉紅色素面布睡袍
微風吹拂，柔波泛濫於她們的香軀。

她們戴的水仙花憔悴了，
月亮升到中天又圓又柔軟，
她們呼吸著良夜深刻的喟嘆，
兩顆忠誠的心享受淒清的歡樂。

於是，兩雙激動的手臂緊緊摟住，
異樣的眼光憐纏著異樣的眼光，
在陽台上兩個姑娘夢了一場。

身後，影沉沉的暗黑處，
是置而不御的床。

女子寄宿學校

一個女孩十五，另一個十六歲；
睡在同一個小房間。
時逢溫潤的九月夜晚；
柔藍的眼睛還染了楊梅色韻味。

為了睡得舒服，兩人脫掉
貼身內衣灑落幽微的琥珀香。
年幼一歲的女孩雙臂伸長，
抓握並親吻姐姐的乳房。

然後降身伏在地下，來勢兇猛；
把嘴向小腹移去，一頭扎進
明晃晃黃澄澄的草叢；

這時，姐姐開始感到妹妹的舌頭
在草叢深處跳起標準的華爾滋，
羞紅了的臉上泛出純真的微笑。

獻給沉靜的朋友

夜燈慘白的光芒
射到布幔映成條條長褶，
在神秘的柔影中
泛耀螢光如蛋白色波浪。

阿德琳大床上的白布幔，
哦，克萊爾，擋不住你可愛的笑聲，
甜蜜的銀色的撫慰心靈的笑聲，
但被另一張更熱情的嘴堵住了。

“讓我們彼此相愛！”阿德琳和克萊爾，
一對歡樂的犧牲品，你們同聲呼喚，
高尚的誓言發自高尚的心田。

那麼就彼此相愛吧，親愛的伊蘇麗安*，
正是你們，給無歡的歲月
打上輝煌的印痕。

*典出希臘神話，意即耽於情慾的人。

春

在無邪純情的激發下
棕紅髮的姑娘向
大眼睛的金髮姑娘
喁喁細訴悄悄話：

“荳蔻年華好比是座庭園，
花汁灌足便滿庭芳：
且讓我的手探入花蔭處，
那裡有玫瑰花蕾閃動霞光。”

“且讓我在純淨的嫩草中，
吮吸滴露的噴灑
來潤溉你的嬌花——”

“直到你爽，直到我的愛
射透你的嫩草
如晨光照遍羞怯的穹蒼。”

夏

在喘吁吁呻喚的情女
顛悠悠的施愛下
暈陶陶的姑娘回告：
“哦，吾愛，我活不成了！”

“深吮你的巨乳
快把我醉死了，
暖融融肉陣的異香
快把我薰死了。”

“你的肉有內媚魅力

經過夏日釀造已告成熟，
打著琥珀金色的印記；”

“你的聲音吼成風雷
連同棕紅髮的光澤
將隨黃昏降臨而消褪。”

莎 孚

眼窩凹陷的莎孚滿腔怒氣，
慾火燒得人憔悴，她挺直胸膛
揮步走過荒涼的海灘像隻狼。

她還在越禮地夢著法昂，
又想起她的眼淚沒人理會，
如同雙手抓起頭髮披散開來；

在無償的悔恨中，她呼喚
閃爍純潔青春美的舊日情景，
那時用詩這心靈記錄歌頌她的愛情，
如今仍在普天下不更事的少女間流傳。

她突然臉色煞白閉上眼
跳進海裡，死神在招手，
天空裂開縫，黑色的海燒成一團火，
是花容慘淡的塞尼涅來找莎孚報仇*。

*塞尼涅(Selene)是古希臘神話中的月神，司掌
保護男性青年獵人之家，故詩人想像她與善同男
青年作性戲的莎孚有仇。

藍波是法國十九世紀，甚至是全歐的最具代表性的詩人之一。生活坎坷、經歷複雜、性格奇特。近世紀以來，西洋星象學結合心理學的研究，已成為一門學科，能夠比較完善的推算和描寫人的個性特徵。藍波生於一八五四年，卒於一八九一年，享年只三十七歲。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日，屬天秤星座：好思考、富於創造力，擅長雄辯推理。但他的生日弧光尖角也兼有天蝎星座的特點：雄心壯志、富於理想、善於發揮潛能。表面上自制力很強，實則心底難平靜。富於感性，卻往往又被感情所蒙蔽。生性好嫉妒，喜炫耀，有強烈的佔有慾。由於這些性格上的特點，使他在四年時間裡，由阿波羅太陽神的精神，轉變為酒神的狂放，而成為詩人。

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尼采(1844-1900)曾指出這就是歐洲人的心靈矛盾——酒神與太陽神之間的微妙。可惜尼采沒有遇到藍波，雖然他們都是同一時代的名人。然而藍波的生活方式，卻是尼采所懼怕不能接受的形式，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有著絕對的差異。藍波的精神世界裡，上帝與魔鬼共存，毀滅與再生同在，這種心理現象影響到二十世紀的詩人葉慈、里爾克、哲人如海德格，甚至心理學家榮格。特別是德國二十世紀詩人里爾克在心理現象和哲理方面，簡直是藍波的化身。

藍波的父親是個軍人，在藍波

幼年時代，父親就棄家出走了。母親出於望子成材的心理，對他十分嚴格，時時施教並訓練，結果適得其反造成藍波的逆反心理，反教堂、反基督、反科學化、反權利和反支配、反約束、反拿破崙三世、反政權。但在政治上，卻是受到軍官父親的影響，支持共和主義。

藍波有一個哥哥，兩個妹妹，但都不及他聰明。他是學院裡功課最好的學生，熟諳拉丁文，曾用拉丁文寫詩而獲獎。他渴望創作的自由，早在四、五歲時就有這種意識。一八八〇年七月，因法德戰爭爆發而失學，走進社會去謀生，四處流浪。那一年他才十六歲，時值一八七〇年，備嘗人生的艱辛。正因此，在十六至二十歲之間就創作出影響後代的巨著。

流浪的藍波在街頭生活，開始閱讀煉金術、哲學和猶太的神秘主義的書。學魔術，將魔術的方法應用在詩的寫作技巧裡。他曾幻想自己駕駛一葉扁舟，在狂風巨浪裡飄蕩。這種幻想，久而久之竟成為腦子裡的假象。他迷信這樣才能獲得力量，這樣才能超越意識和環境的支配，找到自我。他可能是受了斯維東堡(Snedenburg)的影響，崇拜古代基督教的禮拜儀式；也喜歡用魔術巫術詛咒，也想修煉成神。神秘主義是需要知識做基礎的，藍波懂得這一點，他認為還需要力量。

他也受了漢密脫科學的影響，“上下相同”(What above, so be-

low)。他閱讀了德國神秘學家布米(Boehme)和瑞士煉金家巴拉塞爾士(Paracelsus)的作品，認為大世界和小世界都是相似的。他要把象徵化做文字，把文字化為符號。藍波看到那時的世界由於工業的發達，產生出新興的資產階級，造成貧富的兩極分化，富人萬貫家財，而窮人一無所有。當代哲人海德格爾說，這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什麼都不懂，是空虛的人。因此藍波開始寫評論文章。眾所周知，在一八五〇年之前，是沒有評論家的，波多雷稱得上是評論界的先驅。

斯維東堡的神秘主義和新時代精神，不單影響了藍波，也同樣影響著布多雷(Baudelaire)和尼采，布多雷的作品極受婦女們的歡迎，然而他的失敗也緣於女人，他死後一百年才出名。

藍波注意到隨著新興工業，產生出一面人(One-Dimensional Man)，因而使魔術和電力學興旺起來。這個概念影響了新左派哲學家馬庫爾(Marcuse)。藍波的“合宜魔術”和煉金術是追求大同化的。基本上，魔術有多種：黑魔術是用以增強意志的，白色魔術是啟發幻象的，而儀式魔術是為了表演而用，沒有什麼力量。魔術的黑白之分是以魔術家的倫理道德來決定的。

藍波的意識是從黑暗開始，逐漸達到光明，和煉金術一樣。在他的詩作中是以英文字母中的元音AEIOU來表示：A代表黑色；E代表白色；I代表紅色，代表詩人自己；O代表藍色，在藍波的詩內，藍色是地中海的色彩；U代表綠色的歐洲大地等。

藍波的作品有：〈在地獄的季

節裡》(A Season In Hell)，採用片段的蒙太奇技巧。他的〈醉船〉影響現代詩甚鉅，是法國象徵派的前驅，是繼奧古斯汀後的懺悔書。由於過於淋漓盡致，被視為頹廢作品，這就是尼采所懼怕的魅力。藍波提倡“怠惰”也是人的權利，這種極端的自由思想，已達到無政府主義境地。

藍波在詩內採用的象徵：輕吻，像一隻發狂的蜘蛛要爬上你的脖子；黑色的魔鬼；黑色的獾；乘著粉紅色的馬車去旅行；夜百合，是心醉神迷的敵人；聚集的烏合之眾，神經錯亂者；流星的紅色，光芒四射；乳白色的星辰；靜止的河流；鬥爭；藍色的葡萄酒和悲哀暗晦的牛乳；不良的血液等等。

藍波讀詩時，往往激動地漫罵，他的詩對卜滋華的攻擊和諷刺極有煽動力。有人說藍波的作品和巴黎公社失敗，人民遭塗炭，軍隊屠殺兩萬多人的浩劫有關係。但是在那血腥的一八七一年五月，藍波究竟在哪裡，尚無人考證。他的政治活動只限於娛樂方面，猶如美國六十年代之嬉皮貓王，巴布迪倫和詹·莫里森(Jim Morison)。一群富於煽動性的享樂主義者，談不上革命。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失敗，有過較嚴肅的評論，馬克思固然看到詩和文學藝術的重要性，但他認為領導失策，沒有率先佔領銀行是其關鍵，加上鬥爭意志不夠堅強也是一大原因。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就是這個道理。

當代西方的評論家，受了德國評論家阿多爾諾(Adorno)和班傑明(Benjamin)的影響，認為布多雷和藍波全是宣傳革命的，有

助於完善馬克思主義思想，我想他們的概念是誤解了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所發現的“情結”，和索緒爾的語言學。聲音、文字、象徵

與“合時論”，產生出一致的集團無意識行動就是Complex，是一種神秘的參與。榮格的理論是一種科學的發現，他認為西方已陷於這種現象，因此西方的新馬派文化評論界奉那些已故的詩人為革命英雄，特別是布萊希特。班傑明則認為布多雷利用自己的憂鬱，把法國的第二帝國——巴黎，無情的描寫成一個Complex，藉此來警醒群眾，起來進行革命。這些新馬評論家把資本主義夷為平地，從而對西方文明的野蠻，表示失望，阿朵諾說：“奧斯維茨之後，詩已不復存在。”

藍波在巴黎公社失敗前，認為詩人應該有敏銳的觀察力，用不同的意識自然地突破善與惡的局限。這點影響了法國詩人魏倫，從一八七二年，他們寫詩就開始不拘格律了。但是即使這樣，也未能滿足他們沒有止境、沒有道德的烏托邦慾望。一八七三年，藍波用散文形式，寫了他的〈在地獄中的季節裡〉，用以反映巴黎公社時代，巴黎社會的虛偽生活，這個作品沒有獲得魏倫的同情，反而唾罵他為“邪惡詩人”。他們兩人沒有找到“天堂”。

法國帝國主義，在世界上強佔了許多殖民地。西方國家像一個有兩面臉的“孩子神”，如亞歷山大帝就是一個一個帝國主義征服者的典型，這個形象支配著他們的詩人、藝術家和帝王。藍波有其色彩，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歐洲人的個性反映，顯示他們的

帝國主義本質和鬥志。

藍波和魏倫的同性戀

魏倫(Verlaine,1844-1896)，其父也是法國軍官，家境小康。母親很自私，有強烈的佔有慾。對子女十分依戀，她將三次流產的胎兒，泡在防腐液中留作紀念就是明證。但她對魏倫的母愛很不正常，不負責任的溺愛，造成兒子日後的畸形性愛觀。由於魏倫長相醜陋，童年時，兒童疏遠他，但那些兒童對他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十七歲時就當了嫖客。

魏倫曾在巴黎求學，很早就進入社會謀生。感情豐富、熱情、嗜好飲用苦艾酒。一八七〇年遇到一位十六歲的美貌少女而成婚，該女子羨慕資產階級的享樂生活，崇拜魏倫的才華與高尚的品格，後來才發現他是獸性人。魏倫年青時在政府裡工作過，是一個中產階級裡的人物。

魏倫和妻子失和之後，流浪英荷，在他很多詩篇裡流露出無限的愁苦與鬱悶，借酒澆愁。在比利時因酗酒入獄，出獄後流離失所。一九八一年回到巴黎後，被讀者推崇為“象徵派的領袖”。他的詩不拘格律，而重音韻。有：《今與昔》、《無字的故事》、《幸福》、《明哲》等集。

一八七一年，藍波十七歲，染上梅毒，心情沮喪。那一年他給魏倫寫了一封信，並附上他寫的幾首詩。魏倫那時已是著名的詩人了，而且是法國卜滋華，巴黎社會上受人尊重的名流。有財富、有妻室和子女。藍波的信和詩深深地打動了他。藍波身無分文地來到巴黎，穿一身黑色緞子衣

服，頭戴一頂大圓黑帽，儼然一副魔術師的打扮，配上他那天真無邪的童稚的面孔，使魏倫頗為震動。於是留下藍波，並介紹他結識身邊的朋友、同性戀的樂師，甚至勸他嚼食印度產的大麻。

兩位詩人相得益彰，得意忘形，日夜外出喧鬧、酗酒，在街上當醉貓，在公共場合接吻，作親密狀。魏倫作了〈海克力斯之夜〉及〈虎之愛〉。魏倫置妻子兒女於不顧，和藍波一同到英倫去遨遊。金錢耗盡，只好住平民旅店過夜。

雖然魏倫長相醜陋，卻抱著性慾幻想自作多情，認為自己富於女性的魅力，喜歡追求愛情，尋求男性的保護，曾失身於年輕的卡申諾瓦(Casanova)和情人，“美”、“天才”、“暴躁”集於一身的藍波。藍波在他們的同性戀的生活中，是男性的表象，那也許是尼采說的，阿波羅太陽神與酒神式的內心矛盾的表現。可是在藍波的心理上，與尼采的理論則相反，他認為阿波羅是指魔術，而酒神是神秘的。藍波在煩悶時，為了顯示他對魏倫的控制支配力量，曾把魏倫的手刺傷以取樂。

魏倫和藍波的同性戀行為，得到了魏倫的母親的支持。因為她嫉妒兒媳婦的美貌，為離間魏倫夫妻之間的愛情而出此下策。她給她那頹廢的兒子寄錢，供其揮霍。有時她也想和兒子與藍波一起鬼混。晚年她懊悔地對人訴說，她在藍波身上花了三萬法郎。

後來藍波開始厭倦了這種生活，常常發怒吵架。一八七三年魏倫為了躲避藍波而到達比利時，萌發了自殺的念頭，並通知他的

母親和妻子前來搭救。出乎意外地，藍波姍姍而來，一對情人又吵又鬧，逼得魏倫用自殺的子彈射擊藍波。藍波報警，警方開始調查他們之間的同性戀關係，法醫驗出他們有過性交行為。魏倫以殺人及行為不端被判刑入獄兩年。但魏倫在獄中表現良好，六個月後提前釋放，又去找情人藍波，藍波對他已無情，報以老拳，將他打倒在馬路上。藍波從此也不寫詩了，跑到非洲去販賣軍火。一八九一年回法國南部，割去一條腿，死於癌症。

魏倫對藍波一事，從不懊悔，他說這是感情、生理與思維的必然發展過程。與藍波分手後，沉緬於黑暗性感，崇拜母親與惡魔。後來和一個十九歲的男孩發生感情，並收其為養子，供養養子和他妻子的生活。這個養子於一八八三年死於傷寒病。魏倫再次沉緬於酒色之中，和兩個老妓女同居，時有爭吵打罵的事發生，兩妓女靠賣魏倫的詩作而生活。

魏倫的母親去世後，魏倫常去教堂，在宗教信仰中尋求安慰，不再熱衷於同性戀。死前曾被巴黎的年輕詩人譽為太子詩人。

魏倫的詩作性感、優美，但有的反映出道德的敗壞。他死後，與他同居的妓女賣他的書和春宮照片維持生活，直到她們去世。

藍波和魏倫的詩，給予後世的影響頗為深遠。法國詩人如馬拉梅與華來理，廿世紀現代主義的詩人葉慈與里爾克、龐德、艾略特，法國的超現實詩人和存在主義思想家卡繆、沙特，美國街頭詩人金斯堡等，甚至現代大陸朦朧派詩人顧城、北島、舒婷、柳易冰等，以及台灣的余光中、洛

夫、紀弦，在美國的秦松、非馬、貝嶺、陳銘華、秀陶、李斐和張錯等都受到一定的影響。

捧強盜和流浪者為榜樣的法國詩人維雍(Villon)就有藍波和魏倫的傳統。

今天的法國文藝理論家德西達要求作家解剖自己的作品。德西達的名書《墓地鐘聲》，書內把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著作，用來比較法國的一位曾經是強盜並同性戀的作者，名為基尼(Genet)的作品，以此否定黑格爾的人格。德西達認為黑格爾比不上基尼。德氏又在另一書《郵簡》中，把西方哲學，從蘇格拉底至弗洛伊德加以解析。在德氏的結論中，他認為全部西方思想的結構都是“自戀”和自我為中心的主義，德氏並否定了西方的敘述和形而上學。這些啟迪和影響，都是來自藍波的作品。

今天法國文藝理論，由於解構主義帶來的後果，是把現代主義化成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大師，有法國的李歐塔(J. F. Lyotard)和布希亞(J. Baudrillard)。德路斯(Deleuze)是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他寫的《一千個高原》是沿用了“人變獸”的手法，採用游牧民族與“戰爭機器”模型與國家對抗理論，完成了這一巨著。其中，帶有藍波的色彩。

西方常常宣傳人道主義，但和他們知識份子的世界觀有很大的矛盾。西方的失業和酗酒吸毒之眾，犯罪和社會的不公平有增無減。科學高度發達造成的環境污染，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使許多人無家可歸。正如阿多爾諾說過：“經過奧斯維茨（在波蘭境內的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集

關於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

——紀弦——

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在法國，始自立體主義，經由達達主義的破壞，而發展為超現實主義的建設，於是影響及於全世界的詩壇與文藝界。一九三六年，在東京，我曾親眼看過那些超現實派畫家的畫展，也曾讀過那些超現實派詩人的作品。而我自己，也曾畫了一些超現實畫，寫了一些超現實詩。例如〈致或人〉、〈火災的城〉（一九三六）、〈黑色讚美〉（一九三七）、〈我之塔形計畫〉（一九三八）、〈吠月的犬〉（一九四二）等，朋友們看了都叫好。但我可以對著詩神起誓，這些皆為我個人的“獨創”，一點也沒有“模仿”他人的地方。記得有一位法國詩人，寫了一首超現實詩，我看了很喜歡，但是他的大名我忘記了，這首詩的題目也想不出來了，不過詩的內容至今難忘，且讓我把它的大意寫在下面給大家看看：

樓窗對著樓窗，隔街相對，互相看得見的，只要不把窗簾放下。

這邊坐著一個保羅，正在吸煙；那邊坐著一個玲達，也在吸煙。

她把沒吸完的半截放在煙灰碟中，心想：又是春天來了，怎麼辦呢？……讓我去旅行吧。

但是他，卻把煙蒂弄熄，自言自語道：又是春天來了，怎麼辦呢？……我要去自殺啦！

此詩之妙處就在於一個要去旅行而一個要去自殺，這便是一種超現實的對比之描繪，非常的有趣。另外，還有一位日本畫家（好像名叫東鄉清兒，我記不清楚了），畫了好幾幅題為〈超現實派的散步〉，其中有一幅我最喜歡：一個騎月牙的全裸的少女在青空中飄蕩。這在現實的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但在超現實的世界裡，那就有其“可能性”了。詩有詩的可能性，畫有畫的可能性，把握其可能性，而構成一種全新的“境界”，這便是超現實主義之所追求的。至於什麼“企圖現實之最深處”啦，“發掘潛意識”啦等等說法，我一向不同意，始終也沒有點頭。而總之，超現實畫，女人要像個女人，月亮要像個月亮；超現實詩，文字要讓人能夠看得懂，境界要讓人能夠走進去，這便是我在台灣所提倡的“新現代主義”之所能接受和支持的。至於那些文字晦澀、意境模糊，而又故意切斷聯想，極力逃避情緒，徹底取消主題之作，我根本就不承認其為詩，為文藝。不久前，我在 U. C. Davis 為葉奚密教授的學生們作專題講演時，有人問起台灣詩壇上有那些人在寫超現實詩，誰寫得最好。我的回答是：只有

我的朋友洛夫和商禽，他們兩位有著高度超現實的才能。我還特地舉商禽的名篇〈長頸鹿〉為例，問學生們文字看得懂嗎，說懂；又問他們那間牢房走得進去嗎，說可以；再問那個囚犯的脖子為什麼越伸越長呢，他們就大笑了。這當然不是那些就連駕馭文字的能力都還不夠的傢伙之所能寫得出來的！

二千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寫完於聖·馬太奧老人公寓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tchanw@yahoo.com

詩訊

●越南華裔詩人銀髮已於今年四月間移居美國紐約，六月中並有洛杉磯之行。

●定居加拿大溫哥華的台灣著名現代詩人洛夫伉儷於六月中旬訪問洛城，新大陸詩刊和美國國際藝術家學會特於6月23日在長青文藝沙龍舉行現代詩座談會，由洛夫、簡政珍、黃伯飛、秀陶和張錯五位詩人主講。參加座談會者達60餘人，多是此間詩、文壇的作者、讀者和華裔學生等。洛夫逗留洛城期間，並與詩人秀陶、陳銘華等前往聖地牙哥會晤老友葉維廉。

●著名詩人紀弦以美國大學生為對象的專題演講“何謂現代詩”，於5月22日在北加州戴維斯加州大學舉行。另外，6月23日又於舊金山國父紀念館舉行一次“紀弦詩展”——個人現代詩朗誦會。兩次盛會，都很受歡迎，非常成功。

●著名詩人、教授兼龐德研究專家葉維廉於六月中前往瑞士和法國等作專題演講並旅遊。

●由台灣文建會籌辦，向國際推介台灣現代詩人作品的出版活動，於7月11日在洛杉磯日月出版社展開。該社陸續出版有張錯、席慕容、陳義芝、焦桐、許悔之等詩人的英譯詩作。

●繼2000年桂林第五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後，第六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已決定於2001年8月19至24日在中國北方海濱城市大連舉辦。據悉北美多位詩人已接獲邀請，並束裝準備赴會。

●第21屆世界詩人大會將於今年10月7日至16日在澳大利亞雪梨市舉行，據悉2002年第22屆將於中國舉行。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